

文
學
社
題

名
錄

首
吳闔生署

吳闔生



照 近 生 先 江 北 吳 城 桐

來學諸子題名記

1946.7.6
上

民國九年十二月賈獻廷應撲張心泉慶開等集同學之士五十有餘人次其名字年歲鄉里爲籍而請記於余嗚乎諸子子亦知今之世爲何如乎綱紀凌夷道術橫裂舉國唯武威暴力之是競悍焉而不識其它其下者苞苴貨賄冒瀆無厭逞欲恣行流波相扇子焉而不事其父吏焉而不奉其公名焉而不與其實者皆是也是故邪說漫行相襲並作舉先王所爲典章禮教大氏蕩裂而無遺寢假而滅文字毀家族墮倫廢孝之論坌起滂興而莫知所底非不度也宜也今諸子乃欲本區區之所聞篤行守死而不變且集徒鄙立微轍以張之其不量輕弱亦已甚矣雖然惡可以不自竭也夫道懸乎大寓終古不忒處常則著遭晦則隱隱著之機在得人焉爾矣故曰人能宏道天之生此民也皆所以任夫道也叛而去之斯己耳去者益多則任者益重叛之愈亟則其悔之也亦愈深譬之孤子囁號於中路亡人跟位乎毚毚藜蘿之間其不得即歸者勢也一旦親戚兄弟歎然奔赴喫咷而拊摩之有不灑然易容相與拂衣而返駕者乎君子之處世也不患世之不治而患道之不明不患人之不從而患己之不立槁乾被野所以資灌注也舉世僨張所以勵明德也其在春秋之義有之



曰天下愈亂春秋愈治其在詩之大雅有之曰藐藐昊天無不克翬無忝皇祖式敷爾後古之君子悲天閔人其自任之重蓋如此嗚乎諸子非吾黨之責而誰望邪

序

文學之敝至今日極矣昔六朝以靡麗壞之唐以詞賦壞之宋明以迂腐之理學壞之清初以漢學之支離破碎壞之至於今而益不可問矣壞起仇視伺隙覬釁撼其基而墮之惟恐不力拔其根而廓之惟恐不疏危懼險愕一髮千鈞於戲其殆矣乎吾師北江先生戚愍動其心號呼發於口體胎賦汗怒焉不寧於是休沐之暇乃聚其徒而講貫之雖祁寒酷暑不爲稍輟海內之挾策來就攷問者亦絡繹其門以仲尼之聖猶以學之不講爲憂子夏之賢猶以索居爲恥則學貴夫講也久矣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一器之微尙賴觀摩砥礪始奏其巧矧學之幽妙玄邃哉雖然人至壯歲鮮不奔走於衣食者或一二年則遷其地或未期而數遷道里罷頓寢饋不遑或以事牽或以跡阻鞅掌風塵之際僻居荒穢之鄉即欲究其業而師朋散處愈久而消息愈斷竟有莫知其所在者請求諮詢何由焉而業之精又何望焉賈君獻廷有慮於此爰鳩同門諸君子籌刊題名錄詳注籍貫與所寄居之地以爲雖不能恆聚處一堂講誦德業而藉是以通郵置商文事亦善矣其例仿古題名記近世縉紳同學錄諸書略加損益事且竣乃請名於先生先生曰汝輩旣以文爲事曷以文學社冠之乎賈

君曰唯退復謂恩冕曰予從先生受學最久不可以無言自古學問之盛衰亦視倡之者何如耳倡之力則和之者必衆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而風氣不變矣文字之在天壤間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也顧必待倡之後興何哉同受天地之氣而爲人而嚮往攸殊若是抑又何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昔者春秋時孔子憂之而七十子之徒出戰國時孟子憂之而公孫丑萬章之徒興唐宋之間韓愈歐陽修憂之而李翱張籍徐無黨王安石曾子固蘇氏父子均出其門紹遺緒於不墜聖賢者智足以通天地之秘明足以達鬼神之幽又恆思共其學於天下故出之惟恐不盡倡之惟恐不力日思斯文自我而墜其心之苦何如哉而所以受之者又豈可不體斯意而漫視之哉恩冕自列先生之門牆已七八年矣質闇魯欲竟其業中更爲病所擾吾弟輯堂亦來受學不踰時又往客津門今恩冕亦離先生暨諸君子而南歸雖無獻廷之命猶將淒愴於懷而發之於吟詠以繫其流連慨慕之思况重以茲命耶此恩冕所以不揣其荒昧而不能已於言也諸君子倫於請益之頃更以文事相誨而不我憇遺於千里以外是又恩冕所日夕以幾者也庚申冬十一月桐城許恩冕譏

序

大凡物有盛則有衰當其盛也光照乎天下舟車所至霜露所降莫不霑丐及其衰也寂然無聲光華鬱乎其中莫得覩矣夫自古無書契也伏羲氏出中國始有文字至周則極盛秦漢承之猶未衰也洎乎唐世韓文公崛起柳歐蘇曾王繼之至明則稍稍微矣清之興也桐城方望溪劉海峯姚惜抱諸先生以古文之學號召天下天下靡然從風膚學者號爲桐城之學焉道光之末繼者無人則又稍稍微矣及曾文正公張廉卿吳摯甫諸先生出推述源流光而大之登高一呼遺響復振昔惜抱先生云文無所謂古今惟得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于今日其爲道也一璜嘗從桐城吳北江先生游亦曰學識至矣雖點竄六經以示來茲皆可法式由是觀之方姚曾張吳之學烏可以某派某派加之哉其爲文雖異其爲道也則一揆諸羲文秦漢以來固無殊也洎乎今日文學益衰弱不可言矣或曰此腐迂之學也或曰此實無用之學也聽者不察是非和而倡之曰此實無用之學也文學之道至是荒矣而新學之士詆誹尤力凡吾國之舊學莫不欲盡棄之而後快文學何辜而至于此極乎北江先生肅然憂之恐斯學滅而不傳也召諸嗜學者授以六藝之文而持書踵門求學者

幾四十人矣。璜不敏，承先生指授，私自幸以爲從。先生游得窺古人爲文之旨，然學有年矣，猶無所得而學益荒退。而思之益自慙焉。而同門中張心泉、賈獻庭、許軒堂、潘伯鷗諸君，各以詩文爭鳴。一時庚申之夏，心泉受津門法政學校之聘，是年冬，軒堂又將南歸，學之至者皆他去，豈聚散亦有時耶？抑天意固不欲昌斯學也。賈君獻庭恐同門散處各方，久而不相知也，請于先生集同門之名姓籍貫登于冊，以爲雖遠游，猶可以書相問。難先生嘉之，名之曰「文學社」，題名錄仿古之題名，而稍易之。先生更命各爲一篇，冠于冊。璜承先生命乃退，而爲之記，非敢矜耀于人，亦以自道其所得也。庚申冬十二月記于宣武城南惜陰齋。

序

予自從桐城吳辟疆先生之門因得盡交當代英隽昔太夫子摯甫先生嘗以與不世出之人相周旋爲平生之至幸而應璞之淺陋乃能之豈不亦尤幸哉既不見棄於師友乃願考道問業永借他山之助以匡我不逮此所以有編輯斯錄之議也吾師旣題其名曰文學社題名錄又爲記極言文學之可貴蓋深惜學者之不古而懼世運之陵替焉文學之興久矣久則必變方其變也苟有賢哲默運而潛維之雖邪說橫行放溢四出而世運必不至有衰微之禍秦講刑名而焚詩書漢鑒秦弊以崇黃老魏晉之間務空談宋明兩朝尙氣節清末迄今文學之變愈出而愈奇然而世運終能輾轉以至今日而不墜者誠以賢哲運維之力也孔孟之於春秋戰國劉向楊雄司馬遷班固之於漢唐宋以還韓退之王介甫祖續先賢昌道之於前方望溪姚姬傳曾文正吳摯甫諸先生廓大之於後豈非其明驗也與賢哲之爲學也內精神而外形蹟苟學說之能獨樹一幟而有裨益於世者無所不採否則必不敢有所阿附寧爲其是以待知者知耳頌揚誹謗區區形蹟之末乃不屑注意焉莊生與世推移子雲待後世之子雲豈不以此也哉方今天下多事士大夫率皆馳騁於功名爵祿間有

從事於學者惟逐衆人之好而不踐賢哲精神之所寄舊學者曰據古人之所爲必如是新學者曰依東西各國學者之所爲應如彼是古非今務相訾謷而世運終以之而不振然猶不悟其操術之左而反怨文學之不足有補於世噫亦惑矣卽其號爲才俊明敏之士蓋新慕奇以怪穢荒誕爲高以窺隙非難爲功擅薄物摭細故動輒誇示其學於衆使人瞀眩而不知其非堂堂神明之胄而依之以爲轉移欲求世運之必振得乎吾師得家學正傳茹古含今貫通中外痛學者之不古惜世運之將頽其用意可謂深矣豈淺嘗者所得知耶庚申冬序於北京大學學舍

姓	名	別號	歲年	籍貫	寄寓	職務	原籍及寄寓通訊處
張	繼	溥泉	四十	直隸滄縣			
李	長榮	子仁	十三	直隸任邱			
何	汝賢	樹人	八	安徽桐城	新築子胡同五 十七號	校職員	北京成達中學
李	煜煊	潤符	五十三	直隸任邱			本縣城內東後街
吳	璫	硯山	五十三	安徽桐城			北京平則門外成達中學
袁	龢	哲生	三十	江蘇華亭	分發直隸縣知事		
王	光檜	安徽桐城	二十三	河南教育廳科長	天津縣署		
袁	馨	樹堂	二十三	山東烟台交涉署科長	河南教育廳		
王	善慶	餘齋	二十三	陸軍大學職員	北京陸軍大學 舊名駐復陸號		

孟憲純	德潤	七十二	直隸深縣	北池子馬圈胡同 同大中公廟	青年會漢文教	本縣唐風鎮高小學校
李桂芳	子質	六十二	安徽桐城	西兵馬司山門 內十五號	天津法政學校	本邑湯家溝章崇德橋 北京西兵馬司山門內十五號
張慶闇	心泉	六十二	直隸冀縣	陽里十三號	天津新大路景 校員	天津新大路景陽里十三號
殷兆元	善夫	五十二	安徽桐城	天津新大路景 校員	北京成達中學	本縣北褚儀警所
周明泰	志輔	五十二	安徽秋浦	西四報子胡同 大總統府秘書	北京平則門外成達中學	天津新大路景陽里十三號
凌昌炎	溥伸	五十二	安徽定遠	宣內銅幌子胡同 辦事員	西四報子胡同	西四報子胡同
李濂鎧	杏甫	五十二	安徽定遠	國務院統計局 主事	宣內銅幌子胡同	本縣北褚儀警所
張恩續	紹甫	五十二	南柳巷永興寺	北大大學畢業	本縣鴻頭李家莊和瑞 北京宣外南柳巷永興寺	天津新大路景陽里十三號
胡定遠	仲宏	四十二	直隸深縣	西四二道柵欄 畢業	北京西四大院胡同二道柵欄六號	本縣鴻頭李家莊和瑞 北京宣外南柳巷永興寺
馬瑞徵	英漢	四十二	河南羅山	清河陸軍學校	河南羅山青山店 北京武王侯胡同寶禪寺	河南羅山青山店 北京武王侯胡同寶禪寺
	三眼井八號		武王侯胡同寶	教育部職員		
	北京大學肄業		神寺			
	北大第一院		本縣城內本宅			

張心邦	祖漢	直隸衡水	捨飯市二十三號	國立法政專門學校肄業生	本縣鉅鹿鎮吉祥店
許熙瑞	輯室	安徽桐城	安徽霍邱	北京法政學校肄業生	天津第一特別區靜仁里秋浦許宅
尹炳炎	蔚堂				
馬金濤	紫波				
吳景林	慕文				
賀翊新	仲弼				
羅壽衡	雲士				
張曰輅	輪遠				
柯昌泗	峙南				
二十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山東膠縣	京兆武清	雲南石屏	安徽懷寧	直隸武邑	北池子銀閭二號
太僕寺街	同八號	北池子井兒胡同二號	麻線胡同二號	北池子騎河樓	北池子銀閭二號
職務分擔任用	大總統府秘書處	北京大學法科	宮門口中廊下四十五號	北京大學文科肄業生	本縣宋李莊第一院
	辦事員記名簡任	北京大學生	宮門口中廊下四十五號	北京大學法科肄業生	本縣城內義興號
					北京平則門內宮門口中廊下四十五號
					直隸故城鄭家口本宅
					北京大理院後麻線胡同二號
					北京西城北池子井兒胡同八號

于省吾	洪長保	袁克權	李炳璣	袁克桓	周培恕	羅箋法	黃鵬九
恩泊	佑之	規厂	景達	巽厂	付予	蘭孫	鵬九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奉天海城	安徽涇縣	河南項城	北池子驥河樓	直隸任邱	曉昉	羅箋法	
奉天教育廳		闢雞坑	松公府夾道三		錚如	十二	
員奉天教育廳	肄業生	北京大學文科	濟南普利門外靜安里	河南項城	安徽懷寧	十二	十二
奉天教育廳	肄業生	北京大學法科	本縣鉅鹿鎮本宅	直隸任邱	直隸衡水	廣東南海	浙江杭縣
	肄業生	北京法政學校	北京大學第三院	張若旭	陳傳球	周培恕	羅箋法
	肄業生	北京青年會肄業生	西四十八半截中千章胡同姚宅	曉昉	曉昉	付予	羅箋法
	肄業生	北京後門外炒豆胡同		羅箋法	周培恕	周培恕	黃鵬九

姚 浚	潘 式	袁 克 軫	吳 兆 璜	賀 培 新	李 相 鉉	袁 克 齊	邢 剛	李 相 勗	王 雙 鳳
伯泉	伯鷹	鳳鑑	稚鶴	孔才	兩峯	介秋	十二	文燦	十二
五十	七十	八十一	八十	八十	十二	十二	直隸南宮	直隸冀縣	直隸冀縣
安徽桐城	安徽懷寧	河南項城	江蘇江甯	安徽桐城	直隸武強	安徽桐城	七號	北池子妞妞房	北京大學法科
褲脚胡同西岔南	麻線胡同二號	宮門口外兵馬司中街	宣武門外兵馬司中街	清華學校	宮門口中廊下	鑾輿衛夾道十	九號	肄業生	北京大學法科
北京宮門口西岔南褲脚胡同	北京第一中學	北京匯文大學	北京滙文大學	清華學校	北京法政專門學校肄業生	北京大學本宅	本縣木廠街本宅	本縣官道李鎮志一堂王宅	本縣官道李鎮志一堂王宅
	北京大經院後麻線胡同二號			北京宣外兵馬司中街十二號	北京從陽鎮李公聚號	北京平則門內宮門口中廊下四十五號	北京撫陽鎮李公聚號	北京清華學校	北京清華學校

王國章

補山

四十

直隸定縣

宮門口頭條三十五號

北京第四中學肄業生

北京平則門內宮門口頭條三十五號

文學社題名錄

上吳北江先生書

長沙張超宗

前日侍坐崇祀服膺善誘追維緒語銘感弗諼竊宗生長荒陬聞見固陋志學以後雖獲接吾鄉湘綺年丈葵園兩師之緒論出入於桐城陽湖湘鄉各派之間而以執德不恆聞道若昧中更背違溺於麗辭壯遊以來挈挈東西坎不遑熟閒以暇日穿穴百氏每苦撫後則廢前規彼則遺此於是謬剗一格囊括古今羣經衆代合鑪受治其爲體也一篇之中有擬易者書者詩者左氏者公穀者戴記者周官儀禮者爾雅者又有擬西漢者東漢者魏者宋者齊梁陳者隋唐者宋者且微獨擬其筋骨氣脈而已卽肌膚色澤亦擬之蓋唐人善分學各經若孫文公宗左傳王摩詰宗詩王子安八卦大演論宗易清人善分學各代若邵荀慈宗東漢胡稈威宗初唐章豈績宗趙宋若斯之類更僕難數惟彼群公皆分學經集惟宗不敏則合學經集因其合學也而一篇之中乃或奇耦繁會文筆交錯是故複者有時而單無韻者有時而有韻蓋複者其兵衛也單者其將帥也無韻者其畫象也有韻者其晴毫也凡此者亦非盡宗之自我作故也鄙宗燕公我之自出特彼其椎輪而此則大輅矣文人之見雖日勝一日而猶虞其力之日遙耳繼而思之即使見勝而力不遙且舉古文義法悉貫輸於

駢四儻六之間而文多用寡君子不爲設使標揭燕公昌黎於同時而覩詢天下人之所與
喜知天下人之爲韓氏而左袒者當得百分之九十五其爲張氏而右袒者才得百分之五
耳此王元美所以妄庸半世晚而自傷不得不屈服於繼韓歐陽之歸太僕也伏維先生崛起
當代主盟斯文而又生望溪方先生之鄉世至父太先生之學景差宋玉鼓正則之芳風
亦其居地然也漢文之高者最推遷固子駿三人者皆繼業名父今先生亦紹述先德之爲
之海內龍門翕然惟延州來之歸宗在下風爲日舊矣飢驅四方困在下位未遑假館受業
并未敢一及公門自頃周章陳乞恩澤而始得親炙大君子之風槩初意先生嚮貳八座見
居兩制當持內府體倣簡褐寬博不謂瞻仰之頃而覺其淵然之容溫然之語雖正叔光
之坐蔑以加茲爲之賦蓍我百朋之盛邪抑又聞之古文之道夐而尙已
桐城先正諸君子抗贊于千載絕續之交遂使文章正宗昭昭然復懸諸日月蓋望溪先生
有言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其區別之謹嚴如此顧此非桐城之私言實天下之公
義也雖後之人有不慊於桐城者病其弱也而有陽湖之派病其隘也而有湘鄉之派然此
皆由于各派鉅子與先生生不同時未及見先生之蔚然名世上接七百年之傳者即其由

桐城之道無變桐城之律者也如其同時而得見之勢不至自悔異趨舉其數十年之精力
數千輩之門徒數百葉之卷集而立時棄散之不止宗是用正告天下曰自有六朝革命之
古文標幟以來昌黎以是傳之廬陵臨川廬陵臨川以是傳之先生其文統之正且嚴與宋
以前之道統無以異往嘗在大中報讀大箸代府院祭黃蔡二公諸文其韻文之工出入風
雅復歷在公言大公等報獲讀衆篇并兼有韓柳之奇變歐曾之溫潤雜置檀左戰策史漢
之間雖精于文者不能辨也如天之福宗幸得與先生並世得謬附吾家籍遊韓門未遊蘇
門之次有榮耀焉故憲不自勝味味然以俳優之舊文爲贊雞冠珮勇士之服與而子路
以之見俎豆雋容之孔子矣誠以陳相見許行而大悅將盡棄其學而學焉苟諱匿其本病
雖偷跡亦無以施其治療耳不顧閭劣凜然有志願治古文執摠衣之禮于左右童蒙求我
先生其得辭乎朝聞夕死宗其可逆乎待命兢惕莫知所裁惟垂特恩乞賜昭察

上吳化江先生書

二十

上吳北江先生書

豐潤馮葆祺

北江內翰先生左右勝國三百年言文字者皆言桐城皆宗桐城其不言桐城不宗桐城者非狂則惑也小子嘗不遙竊言桐城諸老以深州公爲最高深州公抉韓剔李挾秦漢之流陷魏晉之陣俛仰揖攘屈宋之班又以懷治平家國之策遍交天下豪傑卓絕之不得施於事者皆發之於文詞故出天入神驅奇抱奧非桐城諸老所及而其尤以過於桐城諸老者則以有內翰也內翰之文浩渺如江河嵯峨如山岳望之卓爾而不可及至欲掩卷駭走又如有格之者使不得行嗟夫盛矣自古未之有也其先秦古書歟其是不足眼而盤庚大誥詰屈聱牙歟其是不足眼而左氏浮夸歟其是不足眼而詩正而葩易奇而法歟其俱不足眼之歟或有合其一歟或俱有之歟則非小子之所敢知而其昭昭爲吳內翰之文辭則有目者之皆識有首者之皆肯也深州公與內翰兩世相輝其業益張驚夷振海溥天之光其太史談子長乎其劉子政子駿乎其班叔皮孟堅乎其徐公摛孝穆乎其庚公肩吾子山乎則亦非小子之所敢知然其昭昭爲桐城吳氏之文辭則亦有目者之所共識有首者之所共肯者也小子今年二十二矣生也晚不及深州公之時又不幸羈身數百里外而不及摠

衣內翰之庭夫人有所欲而不可得引以爲憾至或嗟歎以告人一名山水未得亦往往嗟歎引望而天下有一文光質卓自古不多覩之人如吳內翰若不得登其堂執其編一問其緒退以自榮而不以爲憾非狂則惑也苟恥其似於狂惑凡有可爲無不爲矣小子探詢京寓久矣不可得也茲有友赴京故爲一書囑必致之左右又近作二首伏維賜教焉書辭荒蕪由時迫使伏維納其意而赦其辭幸甚馮葆祺再拜

上吳北江先生第二書

前上一書以友人行促荒率不能盡所言而止比復取其稿觀之乃瑣釀曲譏不可以施之人人况閣下邪不可以施之久者况初進邪顏性愧而心不寧者累日惟閣下諒之使得盡其辭其是以非將望閣下教之矣夫文無定質尤無所謂今古自韓公言古文天下後世始有古文之名然所謂古文者韓文耳雖其言好古人之道則欲兼通其辭然其如長江大河浩渺汪洋與夫陳言盡去者師誰乎自韓公歿李習之皇甫持正孫可之隨之以傳餘子雖多朽矣宋興其傳者柳仲塗穆伯長尹師魯歐陽三蘇曾王皆學韓者也其餘子雖多亦朽矣明一代其傳者歸震川茅鹿門唐順之輩其學韓或直或閑然皆韓文也其餘子亦多朽

矣清一代才人尤多袁蔣趙皆欲抗千古錢大昕孫淵如紀文達亦以才名頗終身之業
止乎文既其歿而其業與之俱朽而桐城諸老不炫不張反皆躋於不朽又自韓公上而推
之八代之所謂衰者果皆衰矣其六經而外兩漢先秦諸子之書凡傳於今者皆亦有似於
韓公者也何得失成敗之昭著如此豈天之欲正斯文之極而特生韓公邪將亦文章必有
純駁是非之天則而韓公獨能盡其是與純者不關乎天耶然非與駁者雖不敢犯韓公至
今亦未嘗一日絕也邪正之相寇屈直之相拒爭之者辨之者亦未嘗一日休也且以皇甫
持正之親受之於韓公亦言其或爽於用近世某君箸書亦言韓公不可施用小子竊疑之
卽某君有私皇甫亦不宜作此語且韓文之傳與日月並明與宇宙貫極其所謂爽於用者
安在邪卽謂其三上宰相書不答作毛穎傳羣舉而非笑之與夫應策不第邪若然則二子
之志貶矣且當時如復有韓公者如司馬子長相如劉向楊雄之徒者則將非笑之乎抑重
之乎則二子之所謂用者希用於世俗耳用於世俗尙安能爲文章然而今之世愈非韓公
之時矣新學雜僞并起天下不乏好奇之人苟有言者必有利者而文章之奇怪有不可指
而名者若於此時而言韓文必愈不可施用可憚也然不逢於今必遇於後雖不逢不遇固

己得於己是以小子之觀於今日之爲古文者未嘗不引領而羨之卽其爲之而不至者亦服其壯志况於先生也乎伏維察其誠矜其愚而慨乎有以教之也幸甚馮葆祺頓首

上吳北江先生第三書

得書再拜然後敢啟再拜然後敢讀再拜然後敢藏之藏之輒復啟讀者數焉然後撫然以思喟然而歎潛然而久之夫以內翰究天人之所隱窮古今之所存凡有所學於當世無足以難內翰者矣其發而爲文詞亦無足以高內翰者矣故雖天下之奇異之才絕比之士見擯於左右不爲驕且吝况小子之竊陋者哉乃旣殷殷答之又自謙也欲使其不驚而敢來賜彝也欲固其不懈而益進循然而誘之溫然而開之此雖施之天下奇異之才絕比之士亦且必切感深刻追慕仰攀不得一日已沒齒不敢忘况又小子之竊陋者哉抑小子復有陳者雖自忘其卑賤頑陋不先及已而曉曉於他然一得之愚幸闢乎世道而稍有以報內翰於萬一也夫韓公挺不世之雄姿標軼倫之明德而獨肆力乎文詞者誠以道繫焉其道非必仁義知行也禮樂心性也誦之者維於其心維於其心必移其性故天下之衰也文章足以衰之而天下之治也文章亦足以治之李南紀所謂翕然而從定者寧聲音格律之爲

言乎甲午以還天下盜汲汲多事驚風浪而遺其棹楫以自速其覆者十人之中少者乃九耳文章以新穎猥瑣不通句讀而荒蕪冗長爲尙天下遍其風而習其業嗟夫內翰亦尙何怪握鯀貪佞之多國家累卵之危乎此非有如韓公者誰更救之此非內翰誰更當之乎年來見後生流輩悔而返者多矣途之無由又旁皇而顧轉益滋爲彼輩之笑一餒其氣將愈無振者嗟可悲也非老師大儒固無足以拯之者然而非立名無以召衆非開其路則進者不多白鹿東林立名者也來者不拒開其路者也內翰先生其有意乎春寒伏翼珍重不宣
馮葆祺再拜上

上吳北江先生書

